

吴敬梓 著

儒林外史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知识出版社

4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1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14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26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40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51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62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73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84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95
第 十 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106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116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126

第十三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136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147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157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167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77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87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97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207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216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226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237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247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257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267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277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287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297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307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317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328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338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348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359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369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379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390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400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409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419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431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441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451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460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薰心..... 470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480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490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499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508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516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523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533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542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554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话说两个婊子才进房门，王义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六老爷，你请过来，看看这两位新姑娘。”两个婊子抬头看那人时，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绸直裰，脚底下穿了一双旧尖头靴，一副大黑麻脸，两只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来，自己把两个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

那六老爷从厨房里走出来，两个婊子上前叫声“六老爷”！歪着头，扭着屁股，一只手扯着衣服衿，在六老爷跟前行个礼。那六老爷双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这里就认得汤六老爷，就是你的造化了！”王义安道：“六老爷说的是。姑娘们到这里，全靠六老爷照顾。请六老爷坐。拿茶来敬六老爷。”汤六老爷坐在一张板凳上，把两个姑娘拉着，一边一个，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己扯开裤脚子，拿出那一双黑油油的肥腿来搭在细姑娘腿上，把细姑娘雪白的手拿过来摸他的黑腿。吃过了茶，拿出一袋子槟榔来，放在嘴里乱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来，满胡子，满嘴唇，左边一擦，右边一偎，都偎擦两个姑娘的脸巴子上。姑娘们拿出汗巾子来揩，他又夺过去擦夹肢窝。王义安才接过茶杯，站着问道：“大老爷这些时边上可有信来？”汤六老爷道：“怎么没有？前日还打发人来，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红缎子绣龙的旗，一首大黄

缎子的坐囊^①。说是这一个月就要进京。到九月霜降祭旗^②，万岁爷做大将军，我家大老爷做副将军。两人并排在一个毡条上站着磕头。磕过了头，就做总督。”正说着，捞毛的^③叫了王义安出去，悄悄说了一会话。王义安进来道：“六老爷在上，方才有个外京客要来会会细姑娘，看见六老爷在这里，不敢进来。”六老爷道：“这何妨？请他进来不是。我就同他吃酒。”当下王义安领了那人进来，一个少年生意人。

那嫖客进来坐下，王义安就叫他称出几钱银子来，买了一盘子驴肉，一盘子煎鱼，十来筛^④酒。因汤六老爷是教门人，买了二三十个鸡蛋，煮了出来。点上一个灯挂。六老爷首席，那嫖客对坐。六老爷叫细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细姑娘撒娇撒痴定要同六老爷坐。四人坐定，斟上酒来，六老爷要猜拳，输家吃酒赢家唱；六老爷赢了一拳，自己哑着喉咙唱了一个《寄生草》^⑤，便是细姑娘和那嫖客猜。细姑娘赢了。六老爷叫斟上酒，听细姑娘唱。细姑娘别转脸笑，不肯唱。六老爷拿筷子在桌上催着敲，细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爷道：“我这脸是帘子做的，要卷上去就卷上去，要放下来就放下来！我要细姑娘唱一个，偏要你唱！”王义安又走进来帮着催促，细姑娘只得唱了几句。唱完，王义安道：“王老爷来了。”那巡街的王把总进来，见是汤六老爷，才不言语。婊子磕了头，一同入席吃酒，又添了五六筛。直到四更时分，大老爷府里小狗子拿着“都督府”的灯笼，说：“府里请六爷。”六老爷同王老爷方才去了。嫖客进了房，端水的来要水钱，捞毛的来要花钱。又闹了一会，婊子又通头、洗脸、刷屁股。比及上床，已鸡叫了。

次日，六老爷绝早来说，要在这里摆酒，替两位公子饯

行，往南京恭喜去。王义安听见汤大老爷府里两位公子来，喜从天降。忙问：“六老爷，是即刻就来，是晚上才来？”六老爷在腰里摸出一封低银子，称称五钱六分重，递与王义安，叫去备一个七簋两点的席，“若是办不来，再到我这里找。”王义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老爷别的事上多挑他姐儿们几回就是了。这一席酒，我们效六老爷的劳。何况又是请府里大爷、二爷的。”六老爷道：“我的乖乖，这就是在行的话了。只要你这姐儿们有福，若和大爷、二爷相厚起来，他府里差什么？——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宝！我们大爷、二爷，你只要找得着性情，就是捞毛的，烧火的，他也大把的银子掏出来赏你们。”李四在旁听了，也着实高兴。吩咐已毕，六老爷去了。这里七手八脚整治酒席。到下午时分，六老爷同大爷、二爷来。头戴恩荫巾，一个穿大红洒线直裰，一个穿藕合洒线直裰，脚下粉底皂靴，带着四个小厮，大青天白日，提着两对灯笼：一对上写着“都督府”，一对写着“南京乡试”。大爷、二爷进来，上面坐下。两个娘子双双磕了头。六老爷站在旁边。大爷道：“六哥，现成板凳，你坐着不是。”六老爷道：“正是。要禀过大爷、二爷：两个姑娘要赏他一个坐？”二爷道：“怎么不坐？叫他坐了！”两个娘子，轻轻试试，扭头折颈，坐在一条板凳上，拿汗巾子掩着嘴笑。大爷问：“两个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爷代答道：“一位十七岁，一位十九岁。”王义安捧上茶来，两个娘子亲手接了两杯茶，拿汗巾揩干了杯子上一转的水渍，走上去，奉与大爷、二爷。大爷、二爷接茶在手，吃着。六老爷问道：“大爷、二爷几时恭喜起身？”大爷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现今主考已是将到京了，我们怎还不去？”六老爷和大爷说着话，二爷趁空把细

姑娘拉在一条板凳上坐着，同他捏手捏脚，亲热了一回。

少刻就排上酒来。叫的教门厨子，备的教门席，都是些燕窝、鸭子、鸡、鱼。六老爷自己捧着酒奉大爷、二爷上坐，六老爷下陪，两个姨子打横。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来。六老爷逼手逼脚的坐在底下吃了一会酒。六老爷问道：“大爷、二爷这一到京，就要进场了？初八日五更鼓先点太平府，点到我们扬州府怕不要晚？”大爷道：“那里就点太平府！贡院前先放三个炮，把栅栏子开了；又放三个炮，把大门开了；又放三个炮，把龙门开了；共放九个大炮。”二爷道：“他这个炮还没有我们老人家辕门的炮大。”大爷道：“略小些，也差不多。放过了炮，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应天府尹大人戴着朴头，穿着蟒袍，行过了礼，立起身来，把两把遮阳遮着脸。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请周将军进场来巡场。放开遮阳，大人又行过了礼。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六老爷吓的吐舌道：“原来要请这些神道菩萨进来！可见是件大事！”顺姑娘道：“他里头有这些菩萨坐着，亏大爷、二爷好大胆还敢进去！若是我们，就杀了也不敢进去！”六老爷正色道：“我们大爷、二爷也是天上的文曲星，怎比得你姑娘们！”大爷道：“请过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书办就跪请各举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爷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爷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过进士做过官的祖宗，方才请了进来；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请他进来做什么呢？”大爷道：“每号门前还有一首红旗，底下还有一首黑旗。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恩鬼墩着⑥；黑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怨鬼墩着。到这时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书办点道：‘恩鬼进，

怨鬼进。’两边齐烧纸钱，只见一阵阴风，飒飒的响，滚了进来，跟着烧的纸钱滚到红旗、黑旗底下去了。”顺姑娘道：“阿弥陀佛！可见人要做好人，到这时候就见出分晓来了！”六老爷道：“像我们大老爷在边上积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红旗，那里墩得下？”大爷道：“幸亏六哥不进场；若是六哥要进场，生生的就要给怨鬼拉了去！”六老爷道：“这是怎的？”大爷道：“像前科我宜兴严世兄，是个饱学秀才，在场里做完七篇文章，高声朗诵，忽然一阵微微的风，把蜡烛头吹的乱摇，掀开帘子伸进一个头来，严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与的一个婊子。严世兄道：‘你已经死了，怎么来在这里？’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严世兄急了，把号板一拍，那砚台就翻过来，连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块，婊子就不见了。严世兄叹息道：‘也是我命该如此！’可怜下着大雨，就交了卷，冒着雨出来，在下处害了三天病。我去看他，他告诉我如此，我说：‘你当初不知怎样作践了这人，他所以来寻你。’六哥，你生平作践了多少人？你说这大场⑦进得进不得？”两个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爷好作践的是我们，他若进场，我两个人就是他的怨鬼！”吃了一会，六老爷哑着喉咙唱了一个小曲；大爷、二爷，拍着腿，也唱了一个；婊子唱是不消说。闹到三更鼓，打着灯笼回去了。

次日，叫了一只大船上南京。六老爷也送上船，回去了。大爷、二爷在船上闲谈着进场的热闹处，二爷道：“今年该是个什么表题⑧？”大爷道：“我猜没有别的，去年老人家在贵州征服了一洞苗子，一定是这个表题。”二爷道：“这表题要在贵州出。”大爷道：“如此；只得求贤、免钱粮两个题，其余没有了。”一路说着，就到了南京。管家尤胡子接着，把行李

搬到钓鱼巷住下。大爷、二爷走进了门，转过二层厅后，一个旁门进去，却是三间倒坐的河厅，收拾的到也清爽。两人坐定，看见河对面一带河房，也有硃红的栏杆，也有绿油的窗桶，也有斑竹的帘子，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在那里哼唧唧的念文章。

大爷、二爷才住下，便催着尤胡子去买两顶新方巾；考篮、铜铤、号顶⑨、门帘、火炉、烛台、烛剪、卷袋，每样两件；赶着到鹫峰寺写卷头⑩、交卷；又料理场食：月饼、蜜橙糕、莲米、圆眼肉、人参、炒米、酱瓜、生姜、板鸭。大爷又和二爷说：“把贵州带来的‘阿魏’⑪带些进去，恐怕在里头写错了字着急。”足足料理了一天，才得停妥。大爷、二爷又自己细细一件件的查点，说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

到初八早上，把这两顶旧头巾叫两个小子带在头上，抱着篮子到贡院前伺候。一路打从淮清桥过，那赶抢摊⑫的摆着红红绿绿的封面，都是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蓬骀夫选的时文。一直等到晚，仪征学的秀才点完了，才点他们。进了头门，那两个小厮到底不得进去。大爷、二爷，自己抱着篮子，背着行李，看见两边芦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爷、二爷坐在地下，解怀脱脚。听见里面高声喊道：“仔细搜检！”大爷、二爷跟了这些人进去，到二门口接卷，进龙门归号。初十日出来，累倒了，每人吃了一只鸭子，眠了一天。三场已毕。到十六日，叫小厮拿了一个“都督府”的溜子⑬，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

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门，自己有办席的厨子，不用外雇。戏班子发了箱来，跟着一个拿灯笼的，拿着十几个灯笼，写着“三元班”；随后一个人，后面带着一个二汉，手

里拿着一个拜匣。到了寓处门首，向管家说了，传将进去。大爷打开一看，原来是个手本，写着：“门下鲍廷玺谨具喜烛双辉，梨园一部，叩贺。”大爷知道他是个领班子的，叫了进来。鲍廷玺见过了大爷、二爷，说道：“门下在这里领了一个小班，专伺候诸位老爷。昨日听见两位老爷要戏，故此特来伺候。”大爷见他为人有趣，留他一同坐着吃饭。过了一回，戏子来了。就在那河厅上面供了文昌帝君、关夫子的纸马^⑭，两人磕过头，祭献已毕。大爷、二爷、鲍廷玺共三人，坐了一席。锣鼓响处，开场唱了四出尝汤戏^⑮。天色已晚，点起十几副明角灯来，照耀的满堂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整本已完。鲍廷玺道：“门下这几个小孩子跑的马到也还看得，叫他跑一出马，替两位老爷醒酒。”那小戏子一个个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极新鲜的靠子，跑上场来，串了一个五花八门。大爷、二爷看了大喜。鲍廷玺道：“两位老爷若不见弃，这孩子里面拣两个留在这里伺候。”大爷道：“他们这样小孩子，晓得伺候什么东西，有别的好顽的去处，带我去走走。”鲍廷玺道：“这个容易。老爷，这对河就是葛来官家，他也是我挂名的徒弟；那年天长杜十七老爷在这里湖亭大会，都是考过，榜上有名的。老爷明日到水袜巷，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对门一个黑抢篱^⑯里，就是他家了。”二爷道：“他家可有内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鲍廷玺道：“现放着偌大的十二楼，二老爷为什么不去顽耍，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门下来奉陪。”说毕，戏已完了。鲍廷玺辞别去了。

次日，大爷备了八把点铜壶^⑰、两瓶山羊血^⑱、四端苗锦、六簋贡茶，叫人挑着，一直来到葛来官家。敲开了门，一个大脚三^⑲带了进去。前面一进两破三^⑳的厅，上头左边一个

门，一条小巷子进去，河房倒在贴后。那葛来官身穿着夹纱的玉色长衫，手里拿着燕翎扇，一双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栏杆上乘凉；看见大爷进来，说道：“请坐。老爷是那里来的？”大爷道：“昨日鲍师父说，来官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来望望你。还有几色菲人事，你权且收下。”家人挑了进来。来官看了，喜逐颜开，说道：“怎么领老爷这些东西？”忙叫大脚三：“收了进去。你向相公娘说，摆酒出来。”大爷道：“我是教门，不用大荤。”来官道：“有新买的极大的扬州螃蟹，不知老爷用不用？”大爷道：“这是我们本地的东西，我是最欢喜。我家伯伯大老爷在高要带了家信来，想的要不得，也不得一只吃吃。”来官道：“太老爷是朝里出仕的？”大爷道：“我家太老爷做着贵州的都督府。我是回来下场的。”说着，摆上酒来。对着那河里烟雾迷离，两岸人家都点上了灯火，行船的人往来不绝。这葛来官吃了几杯酒，红红的脸，在灯烛影里，擎着那纤纤玉手，只管劝汤大爷吃酒。大爷道：“我酒是够了，倒用杯茶罢。”葛来官叫那大脚三把螃蟹壳同果碟都收了去，揩了桌子，拿出一把紫砂壶，烹了一壶梅片茶。两人正吃到好处，忽听见门外嚷成一片。葛来官走出大门，只见那外科周先生红着脸，腆着肚子，在那里嚷大脚三，说他倒了他家一门口的螃蟹壳子。葛来官才待上前和他讲说，被他劈面一顿臭骂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楼’，合该把螃蟹壳倒在你门口，为什么送在我家来？难道你上头两只眼睛也撑大了！”彼此吵闹，还是汤家的管家劝了进去。刚才坐下，那尤胡子慌忙跑了进来道：“小的那里不找寻大爷！却在这里！”大爷道：“你为甚事这样慌张？”尤胡子道：“二爷同那个姓鲍的走到东花园鹫峰寺旁边一个人家吃茶，被几个喇子围着，把衣

服都剥掉了！那姓鲍的吓的老早走了。二爷关在他家，不得出来，急得要死！那间壁一个卖花的姚奶奶，说是他家姑老太，把住了门，那里溜得脱！”大爷听了，慌叫在寓处取了灯笼来，照着走到鹭峰寺间壁。那里几个喇子说：“我们好些时没有大红日子①过了，不打他的醮水②还打那个！”汤大爷雄赳赳的分开众人，推开姚奶奶，一拳打掉了门。那二爷看见他哥来，两步做一步，溜出来了。那些喇子还待要拦住他，看见大爷雄赳赳的，又打着“都督府”的灯笼，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散了。两人回到下处。过了二十多天，贡院前蓝单取进墨浆去，知道就要揭晓。过了两日，放出榜来，弟兄两个都没中。坐在下处，足足气了七八天。领出落卷来，汤由三本，汤实三本，都三篇不曾看完。两个人骂着大骂帘官、主考不通。正骂的兴头，贵州衙门的家人到了，递上家信来。两人拆开来看。只因这一番，有分教：桂林杏苑③，空成魂梦之游；虎斗龙争，又见战征之事。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释：

①坐纛(dào)：中军帐外的主将旗，泛指大旗。②霜降祭旗：旧历九月霜降日各地军事长官在营地举行的一种军礼。③捞毛的：妓院里的杂役。④筛：斟酒叫做“筛酒”，这里“筛”指斟器。⑤《寄生草》：明、清流行的一只小曲的曲牌名。⑥墩着：蹲着。⑦大场：指乡试试场，有时直接指乡试。⑧表题：“表”是臣子写给皇帝的文书中的一种体裁。科举考试，规定士子也要写这种体裁的文章。“表题”就是这种文章的题目。⑨号顶：一种布幔。考生携入贡院住处，钉在顶上挡灰土的。⑩写卷头：考生在入场前若干日，先领空白试卷，在封面上填写本人姓名、

年龄、籍贯和祖宗三代履历后，交回试院，入场时再正式领取。⑪阿魏：药名。⑫赶抢摊的：就是赶集的。⑬溜子：就是“溜单”。本是官员出行时逐站传索供应的一种文件，豪家拿官衔片子传唤饮食游戏的供应，也叫做“溜”。⑭纸马：墨印有神像的红纸，长约五尺，用木架支起供祀。⑮尝汤戏：明代习惯，筵宴中要献过汤才开始演戏。“尝汤戏”，指整本以外先演的短戏。⑯抢篱：竹篱笆。⑰点铜壶：用上等白铜搀和做成的锡壶。与下述的山羊血、苗锦都是西南的土特产。⑱山羊血：刺取西南山地野羊的血做成的一种药品。治跌打损伤及吐血病。⑲大脚三：南京旧日对未缠足的仆妇的称谓。⑳两破三：两间房子隔成三间。㉑大红日子：大吃大乐的日子。㉒打他的醮水：“醮水”意为布施，“打他的醮水”指强迫他布施，敲他的竹杠。㉓桂林杏苑：指乡试、会试。乡试例在八月举行，考上了的称为“攀桂”，会试例在三月举行，考上了的称为“探杏”。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话说汤大爷、汤二爷领得落卷来，正在寓处看了气恼，只见家人从贵州镇远府来，递上家信。两人拆开同看，上写道：

“……生苗近日颇有蠢动之意，尔等于发榜后，无论中与不中，且来镇署要紧！……”

大爷看过，向二爷道：“老人家叫我们到衙门里去；我们且回仪征，收拾收拾，再打算长行。”当下唤尤胡子叫了船，算还了房钱。大爷、二爷坐了轿，小厮们押着行李，出汉西门上船。葛来官听见，买了两只板鸭，几样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爷又悄悄送了他一个荷包，装着四两银子，相别去了。当晚开船，次日到家。大爷、二爷先上岸回家。才洗了脸坐下吃茶，门上人进来说：“六爷来了。”只见六老爷后面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一见面就说道：“听见我们老爷出兵征剿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开科，大爷、二爷一齐中了；我们老爷封了侯，那一品的荫袭，料想大爷、二爷也不稀罕，就求大爷赏了我，等我戴了纱帽，给细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大爷道：“六哥，你挣一顶纱帽单单去吓细姑娘，又不如去把这纱帽赏与王义安了！”二爷道：“你们只管说话，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人上来磕头请安，怀里拿出一封书子，